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三百十九

子部

困學紀聞卷八

宋 王應麟 撰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
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
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
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
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

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

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河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

齋易傳後序誤以

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

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

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

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

也今本作放踵

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

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若據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

語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

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

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廩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

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
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
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
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
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

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

申

曾西之學於此可攷

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

為曾申無疑

若據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

邳悼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

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

若璩按賈誼語

秦所以敗恥尚失所

按千寶語

晉所以替

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若璩按魏無北地郡當作

上郡正義云今廊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

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

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晁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

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
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
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
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
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若璩
按史

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
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
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
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

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若璩按呂氏春秋亦有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日知

錄所遺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若璩按曹亡久矣余有辯見四書釋

地續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

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若璩按何北瞻曰今

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益

子居即是軻也
傳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
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
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
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
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

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若璩

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丘劄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

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若璩

按晉傳玄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朝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

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
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萁
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

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
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
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一言而
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若據按董公遮說
漢王之言賴漢書

始得
聞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
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
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

太史公以陳涉與湯
武並言涉豈能為湯

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若瑛按趙威后對
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
有此
高論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
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痒癢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
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
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
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

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闔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
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
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
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若

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
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

陽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
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素充言之漢文隋文皆
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
亡之判與

若璩按漢文帝改後元年
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
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
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

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

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夫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

而樂其身治者
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
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

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若璩

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
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
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

思唐與政

若璩按與政宋唐說齋
之字名仲友金華人

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

爾靈龜觀我朶頤也

若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

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

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若據按嘗謂人知齊威王

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已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

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
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
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
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
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若璩按魏冰叔亦
言能無求者天不

能賤

宿於晝水經注云晝

若璩按今本
水經注作晝

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為宿留水以孟子

三宿出澧

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
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
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
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
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若據按商鞅
四句出杜氏

通典為
君卿語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
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
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
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備
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
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

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乎乎

若璩按古雖豐

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

殊不必泥班志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

無遺

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

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甌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

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汭國謂四極

汭西極之水也

府中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
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
數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
介純夏憮豕睭眚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
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
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

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
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
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為方盛冬
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四氣和正光照
元板作四氣和

為正
光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捷為文學注二
卷一云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

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
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
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
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

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

記禮者言
猶已之子

但云兄之

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若璩按顏
氏家訓云

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
世已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丘部有奇鬼焉
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
稱兄之子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蝻蝻傳者也

西京賦戎

葵懷羊爾雅麓懷

羊璞亦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

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

也然爾雅不釋蘇菽字書不見枏楨學者恥一物之

不知其可忽諸

若璩按蘇菽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菽釋蘇菽即上文之蘇蘇璞註

今蘇蘇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

檟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萍說文

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

若璩按
三國志

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
茶芽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

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蠡
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若璩按
木槿花

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
改為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

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
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
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
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

大篆小篆刻符蟲書
摹印署書及書隸書

亡新使甄豐

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
篆鳥蟲書佐即隸也

書正

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

去大篆刻符及書
署書加古文奇字

藝文

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

試之

古文奇字篆書
隸書繆篆蟲書

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

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

若據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
八字實誤辯見余潛丘劄記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後非

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

宋文公詩自慶樽前
老復丁黃庭經亦有

此三字

董彥遠

若瑋按彥遠名迥東平人徽猷閣待
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

除正字謝

啓敘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

董疏
莊公

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
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

闕文徒存於夏

有

閔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

馬不

足一者既失其全

閔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
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

五今乃四不足
一上謹免矣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閔疏顏氏家
訓後漢書酷

吏樊畢為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
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
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書殘武殪

閔疏宣六年周
書曰殪戎殷殪

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註衣讀如
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壹戎衣武成文啓指為殘
似據

頌亂湯齊

閔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
記孔子問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

詩有躋為躋者下文聖敬曰
躋問居躋作齊音齊故曰亂

烏寫混淆

閔疏海錄碎
事古語云字

經三寫爲馬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閔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混

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增河南之邑爲維減漢東之國

爲隋

閔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維字去水而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走而從隋

避上則鼻不從辛

閔疏說文鼻字從辛從自言鼻人蹙鼻苦辛之狀秦以鼻似皇字改

爲絕下則對因去口

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東

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

閔疏晉書襄據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馬東暫

傳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馬定文於

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閔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此

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導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觚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

宗

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

尾亂真

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

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个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鉤須失

實

閔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註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

曲也丁之曲者為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

閔疏劉向

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董疏

王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袞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篆形誤偽誰

正雲興之祁祁

閉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淦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淦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

祁徐貌按淦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

隸體散亡共守鸞

聲之鉞鉞

閔疏說文鉞車鑿聲從金戍聲呼會切詩曰鑿聲鉞鉞俗作鐵以鉞作谷戍之戍非

是按今庭燎作熾熾

鎖定銀鐙之名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鐙鑲銀鐙

大鎖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脚

車改金根之目

閔疏

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束二縫

之為來

閔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指

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閔疏東觀

漢記馬援上書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共

惑於三豕

閔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于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

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巳亥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疏

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文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文

武之為斌

閔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

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薄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

月之為易

閔疏易蜥易蟪蟪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

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

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閔疏光武帝紀王莽

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成川

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閔疏

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

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

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非字似用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

作緋四十八安取於桑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

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祇後至捷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

者舊傳俗柔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及
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柔

三十七未足

語世

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
年多一字元申屠駟家藏舊刻卅有七年三十

為卅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
卅八卅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
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
七字乃從卅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
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

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
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

二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閔疏尉律見說文敘徐
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

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
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

四十九疑作八
十尤未知是否

誤存舟二間之為航

閔疏顏氏家訓
互從二間舟詩

云互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何
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

日之為閏

閏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

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王為
五字月為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
六日以癸亥始攻攻
輒五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

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

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

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

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
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

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若璩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壻閔元衝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績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唯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衝字康侯並烏程人為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貪竒炫博云何屺瞻曰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

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

若璩按石湖范成大號

亦

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
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
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
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
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

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文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
而呂與叔以為邾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
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邾周姜敦伯下一字歐
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為百古文
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靳綽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丂
百祿眉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
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

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季展之壠言
孔子篆者始見于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
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
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
嗣太公為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

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
屈平邇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
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
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
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

楚詛秦邪

若璩按此亦具
見王氏懷抱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

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
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
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
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
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荅吳斗南書謂
東漢討羗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

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後漢紀五月有丙寅

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曆為正何校本云注二十字亦正文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

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

始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榮鍾隸王羲

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

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滌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

滌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

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鳩摩羅什曰天

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滌謂五書有窮諧

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

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顛始有

翻切非也

若璩按音書止為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

恊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
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
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
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
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
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
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

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
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
也約荅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
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存中

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若璩按曾親見吳彩鸞所
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

合 何校本云米元章
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潛虛以蔓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古文韻蔓
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

見孟
子

歸字有齊歸

見
左

傳

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

古有勇士賁育謬矣

若據按賁字為姓者音肥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

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

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

若據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鑑源亦僅

十六卷鏡為鑑者
避翼祖嫌名也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

公說文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宋元憲寶翫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璽劉龔及囷皆字書所

無

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厯

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若璩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

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急就篇沐浴揃搷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媵可以休老

亦作揃搷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夜如

何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

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

治一或云七經

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
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

或以六

經六緯為十二經

莊子天
道篇

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

南史

周續之

或云九經

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
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

有九經
之名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

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若據按吳文正謂經焚于秦而
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

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

若據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雖合於文則改經博

士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

按此出楚元王傳

韓嬰皆以詩為

博士

所謂魯詩韓詩

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

固為博士

所謂齊詩

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

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

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

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

若璩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未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頌唐

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

等中興高廟御書

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
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

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厯中名儒

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

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

若據

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
南渡後榷場中無搨本故厚齋未之見耳舊史紀云

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

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
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藝文
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
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
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
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
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

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

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若璩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

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茝陽括地志

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

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

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

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
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

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

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

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

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若璩

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語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馬書詩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陸

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

史耳

舜臯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
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
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
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
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

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裴漢

若璩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

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

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按考之冊府元龜吳

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塵錄

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

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
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聚
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

若據按二禮亦周禮禮記

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

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
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
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
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推度災汜厯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
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

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
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合尊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
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
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
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
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
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

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
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若據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傳疏雖

詳亦略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
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
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
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
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

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

見援神契

是以聖

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

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厯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

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

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厯後諸儒

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

若璩按謂歐陽永叔

毀周禮

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轍

疑孟子

按謂李觀司馬光

譏書之胤征顧命

按謂

蘇軾黜詩之序

按謂晁說之

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

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若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

進崇陸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

是哲宗又嘗申命之

講義果始農師矣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
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
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
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
語

困學紀聞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膳錄監生臣康偉